

一本经书引发的连环血案 一只木匣掀起的通天浩劫

道陵尸经

上

daolingshijing

三天四夜◎著



鬼婴现世，高手潜伏
78口命丧黄泉，是巧合还是阴谋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本经书引发的连环血案 一只木匣掀起的通天浩劫

道陵尸经



三天四夜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道陵尸经:全2册/三天四夜著.--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6.1

ISBN 978-7-221-13108-9

I. ①道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6223号

道陵尸经

DAOLING SHIJING

作者 三天四夜

责任编辑 康征宇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10mm×1020mm 1/16

字数 589千字 印张 37.5

ISBN 978-7-221-13108-9

定价 76.00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荒屋鬼宅/001

正在这时，木头的脸突然刷地变得惨白，双眼死死盯住正堂的屋顶。此时已是后半夜，明月特别皎圆，像烧饼一样挂在上，周围散发着毛茸茸的如玉一样的光芒。

第二章 紫檀木匣/041

这确实是一句实话，但有时真话未必能得到别人的喜欢。她的脸渐渐扭在一起，眼中布满了失望、痛苦、愤怒和红红的血丝。她回身拾起镜子前的两张人皮，刚才她一直在忙碌的，就是在描这两张人皮。

第三章 尸经迷踪/075

阴风刮脸，自地狱口缓缓吹来，活人见之，那里竟比庙外的黑夜更加地黑暗。也不知，在黑暗的尽头，是否游荡了太多的鬼魂，是否就如传说中的

那样，阴森荒芜，鬼嚎声连，到处都是油锅铁钩、血池剮刀，受尽那拔舌、挖眼、磔刑、油炸之苦，让人略微想，便已是胆战心寒。

第四章 盗墓尸行/113

荷心看了看她，原来刚才把帕包塞她身上时，不小心动作之下，她的脸尽转了过来。再次看见她的脸，无不同样地震撼，只见那本是貌美风韵、笑靥如花、红润嫣红的娇面，此时却是干瘪见骨、皱硬如柴、惨白似纸，与那油竭灯枯、耄耋终年的百岁老人无异。

第五章 藏尸崖洞/151

此时洞外雨声依旧，轰隆的雷声夹杂着数道闪电而过，只见断崖石上的那道刀痕仍然清晰明了，就像那个神秘的人，印刻在这样的夜晚，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雨中，使人不寒而栗。

第六章 斗转星移/201

不知何时，院里的老桐树上竟歇来一只红爪凶眼、尖喙黑羽的大乌鸦，在枝头“咿呀咿呀”乱叫数声，之后抖了抖羽毛，拍翅飞离而起，眨眼间，便已出了曾府。

第七章 鬼婴现世/255

下面的是一座深暗的小院，院门前，吊着盏昏黄的灯，被风吹的摇来晃去，一名男子坐在灯下的门石上，支腮遥望远处，似在侧聆黎明的来临，抑或在等候着谁？

第一章

荒屋鬼宅

四平街是一条很古的老街，上可追溯至南宋开禧年间。四平街首尾有十八家店铺，由街口的大牌坊算过来，左边依次是王匠头的打铁铺，孙寡妇的烧饼房，严胖子的包子店，夕阳客栈，飘飘院，老朱茶楼，柳氏绸缎庄，聚宝赌庄，屠夫张大胆的肉铺。

王匠头的正门是清明纸扎铺，醉死酒楼，张画师小舍。再下来有活眼神算，咬舌媒婆，辛家大院，还有活人寿衣店，逍遥棺材铺。最后是无人居住的历家，已经荒废了好多年，其间的故事皆能在早茶的老朱茶楼里闻听，四平街的人都恐惧地称它为历家鬼屋。

“听说历家鬼屋昨晚又出了件新鲜事，你都还不知道吧?!”

“都有啥了，你快给我说说。”

“我听说，昨天夜里三更时有人看到孙寡妇从鬼屋中出来。”

“孙寡妇去那地方干吗?”

“我哪知道?”

“那你是听谁说的?”

“严胖子啊!”

“严胖子?就是孙寡妇烧饼房隔壁的包子店的严大胖子?”

“嗯，不错，除了他还有谁。”

“……”

早晨的老朱茶楼，熙熙攘攘坐满了各色的人。飘飘院的花老鸨拿出手下姑娘的画像介绍给客人看，咬舌媒婆天花乱坠地给辛家二公子推销着某家小姐，聚宝赌庄的打手们围在一团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，活眼神算给打铁铺的王匠头正看着手相。

老朱靠着柜台，眯眼查看生意，嘴里的老烟管不停地冒着青烟。老板娘习娇娇拎着壶热水，笑咪咪地来回招呼。她眼睛不时瞟瞟老朱，满脸的不情愿。这时，外面走进一个人，习娇娇脸一笑，赶忙迎了上去。

习娇娇道：“严老板，我还以为今早你不来了呢！”

严胖子道：“小弟再忙，也不敢忘了习老板呀！”

习娇娇道：“瞧你说的，我哪有那好福分。”

严胖子眯眼一笑，道：“习老板，还不请我入座？”

习娇娇环顾了下四周，发现西北角的窗台下尚还有一好座位，笑道：“严老板就是再晚来，咱也会把位子给你预着。”

严胖子道：“习老板真是会说话。”

习娇娇抿嘴一笑。

严胖子跟在习娇娇后面，朝西北角的空位走去。西北角的桌面上这会儿正坐着两人：一是活人寿衣店的掌柜曾老头，二是屠夫张大胆。

习娇娇领严胖子入座上茶。严胖子落座时，趁人不注意，抄手在习娇娇的屁股上狠狠捏上一把。习娇娇惨叫了一声，扭动着小屁股离去，走过不多远，忍不住回头望了严胖子一眼。

屠夫张大胆看到这一切，不禁打趣道：“严胖子，听说你昨晚跟着孙寡妇去了鬼屋？”

严胖子顿了顿，道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张大胆瞟了眼曾老头，道：“我半夜起尿时，不小心让我撞见了。”

严胖子脸色变了变，道：“你都看到什么了？”

张大胆笑了笑，他没回答严胖子的话，只是很神秘地看着他。严胖子低头饮着茶，脸上的肥肉轻微抖了一抖。

一碗茶毕，曾老头起身，他好像对同桌的两人并不太感兴趣，他一直瞅着隔几桌子的活眼神算。

王匠头已经离去，活眼神算独自占着一大桌面，脸上的表情很是僵硬。或许因为他是瞎子，瞎子有时并不需要太多表情，就像看人的时

候，别人是用眼，而他却是用心。心能看见很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，比如前世今生。

曾老头就这样看着活眼神算走过去，在茶桌唯一的空位坐下。他呆呆地坐在那里，眼睛一眨不眨。同桌的张大胆和严胖子也好奇地望着他。

活眼神算道：“曾老板找我有事吗？”

曾老头怔了怔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要找你？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曾老板是看前世还是问今生，是求财还是测运？”

曾老头看一眼同桌的张大胆他们，咬咬牙道：“小老儿什么也不求，只想神算能帮我请一个人，我有话和他说。”

活眼神算道：“曾老板要请的人，恐怕瞎子帮不了，真的很抱歉！张画师还等着我去测字，这就先走一步了，各位慢坐。”

曾老头动了动嘴，眼睁睁看着活眼神算步出大门，方才转过神来。

张大胆瞧曾老头那失望的样子，不忍道：“这是哪门子的神算，也太不给街坊面子了。曾老板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。”

曾老头苦笑了下，道：“小老儿有事，先走一步了，张老弟你慢坐。”

张大胆自言自语道：“今天这人都怎么了？”

严胖子看了眼他，神秘地说：“听说曾家最近正闹鬼，而且闹得还非常凶。”

张大胆道：“我怎么没听老曾头提起过？”

严胖子道：“这事能乱传吗？如果街坊都知道了，谁还上他家做生意？”喝了口茶润一润喉咙，把头靠得更近了些，“我还听说，昨天半夜曾老头家中那些纸扎的小人都活了过来，满屋子地活蹦乱跳，吓得一家子整夜都没敢合眼，老曾头的婆媳也吓昏了过去，就差点去见了阎王爷。”

张大胆奇怪道：“没这么凶吧！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“其实我早劝过曾老头，这死人的钱还是少赚为妙。”

严胖子道：“谁说不是呢！要我说，你也趁早改行，最好连家也搬了。”

张大胆不解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严胖子道：“你想想，你每天杀猪宰牛，动刀见血，屋子里一定聚集了不少的怨气。还有，你家正对着鬼宅，所以我劝你今后半夜还是少起尿为妙，那很容易撞见不干净的东西。”

张大胆怒道：“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要我说，你更应该注意点，看你整天围在孙寡妇屁股后面转，你就不怕她那死鬼老公晚上来找你？”

严胖子笑了笑，道：“鬼才怕那死老鬼，瘦得跟麻秆一样，还不够我一手拎的。”

张大胆道：“你就别吹牛了，小心他今晚就来找你。”

严胖子捋了捋袖子，道：“他今晚要是敢来，我就把他的骨头剁碎了喂狗，我看是他凶还是我凶。”

张大胆不置一词。其实张大胆叫张大胆，并不是真的胆子很大，还在母亲肚中怀着时，父亲就让一只白猫吓破了胆，死了。要说猫能吓死人，那也是闻所未闻，但据说这只白猫确实不像普通的野猫，它一进夜晚就猫在张大胆家的房檐上，然后整夜整夜地叫，声音听起来一会儿如孩哭，一会儿又像鬼嚎，时间长了，难免叫人心生诡邪。

有一日，准确说应该是快到十五时的月圆夜，房檐下的白猫又如期而至，但它只惨淡鸣叫了三声，就停止了声响，黑夜一下子陷入了沉寂。过不多时，屋顶忽然响起一阵“滋滋滋”的奇怪的声音，好像是猫爪子在挠房顶上的瓦片，又感觉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断气声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张大胆的父亲以为野猫走了，壮上胆披衣出屋查看，没想到，他这一出门就再也没能活着回来。

张大胆的父亲死后，他家的房檐下就再也没出现过那只白猫。有人说那是一只白猫精，也有人说那是历家的鬼魂附上了猫体，在月圆之夜不小心现了原形，吓死了张家人。但张大胆的母亲并不那样想，她知道老公本就是胆小之人，就因为这样，她后来才给儿子取名叫大胆。

不过，张大胆并没因有一个大胆的名字而变得大胆，半夜起尿时，他还是吓得差点湿了裤裆。

张大胆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那就是每次夜半起尿，他都要打开屋门射在大门口。当他打开门的刹那，忽然看到一口棺材正缓慢地朝历家鬼屋飘去。那是一口小人棺，传说是给小孩下葬用的棺材，棺面上走了油亮的朱漆，左右两侧还琢上许多诡异的纹饰。它飘进历家堂屋，停了下来。

张大胆愣在自家门口，浑身都在发颤，不知是因为冷还是神经过于紧张。

突然，从棺材底下爬出一个瘦小的身体，一双眼睛贼亮亮地盯着张大胆。张大胆这时看得很清楚，那个人影是逍遥棺材铺欧阳逍遥的徒弟木头。

张大胆气得直跺脚，恨不得上去就抽木头两刷子。

他喊道：“木头，你大半夜这是干吗呢？你吓不吓人。”

木头道：“师父说这口棺材不吉利，就让我背这儿来了。”

张大胆道：“好好的一口棺材，还没躺过死人，怎么就不吉利了？我看你师父是有点老糊涂了。”

木头把目光落到棺材上，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，不知是恐惧还是害怕。

他道：“这口棺材它沾过血，所以才会不吉利。”

张大胆道：“不吉利就把它烧了，还留着干吗？”

木头道：“有人烧纸钱，有人烧小人，却没有人敢烧沾过血的棺材。”

张大胆不解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木头顿了顿，然后一字一掷地说：“除非他想全家死光光。”

话音方落，木头拔脚就往逍遥棺材铺跑去，好像突然有人要他的命一般，临进大门时，还不忘停下来提醒张大胆：“没事千万别靠近那口棺材。”

张大胆还想问他些什么，只听见逍遥棺材铺的大门“砰”一声，关得又重又紧。

张大胆苦笑一下，心中嘀咕：“看来严胖子说的没错，半夜还是少起来为妙。”

“严胖子昨晚失踪了。”

今早的老朱茶楼，四平街的人又多了条新鲜话题。与以往不变，人们喝茶的喝茶，闲聊的闲聊，看女人的看女人，谁也不会在意失踪的严胖子目前到底是死是活。

张大胆一脸疑惑，凌晨三刻，他刚宰了两头猪，却没看到严胖子包子铺的小伙计如往常一样来店中割三花肉做馅，他不觉感到很奇怪，直到来了老朱茶楼，才听说原来严胖子昨晚失踪了。震惊之余，张大胆的心里又多了点惶恐不安，这并非因为严胖子是他的街坊，也不是因为怕少了严胖子这个大主顾，他心里一直在担心，这会不会是因为昨天和严胖子在老朱

茶楼说的那段话？虽然这听起来就有点荒谬。

“张兄弟，你说一个大活人，怎么说失踪便失踪了？”

曾老头看着张大胆，一脸的疑惑。

张大胆叹道：“哪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呢？！”

曾老头道：“我猜想严大胖子肯定是藏在哪家小寡妇的被窝里，他本来就是个色魔子，你瞧他那一双贼滑滑的眼珠子，瞧上谁，就该谁倒霉。”

张大胆僵硬地笑了笑，他心想那荒谬的想法要不要说给老曾头听听。他有意转过了脸，恰巧习娇娇正朝他们这边走来。

习娇娇满面笑容，走起路来，屁股一扭一扭，煞是惹人。

她给张大胆和曾老头添满茶水，嫣然道：“张兄弟，听别人说猪心能补气，你明天能不能给嫂子捎两个过来？”

张大胆笑了笑，道：“嫂子放心，明天一定给嫂子带两个最新鲜的。”

习娇娇“咯咯”笑道：“还是张兄弟知道疼人。”

张大胆瞟了眼柜台上的老朱。他嘴里吧嗒着老烟管，眼睛盯着柜面上的铁算盘。老朱茶楼的生意一直都很不错，可老朱好像始终都不是很满意，每次拨拉完算盘，头都摇得像拨浪鼓，然后一边发呆，一边唉声叹气，好像这一切还不尽如他意。

他道：“朱老板不疼人吗？”

习娇娇脸一摆，显有不悦，抱怨道：“他眼里只疼钱，哪有那个闲工夫瞧老娘？”

张大胆道：“朱老板不疼人，不是还有别人疼么？”

习娇娇尴尬一笑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天严老板怎么到这会儿还不来？看来这位子是不用给他预着了。”说完，扭动屁股往窗口探了探，然后摇一摇头，拎起茶水往隔壁桌角走去。

曾老头看着习娇娇娴熟的动作，不免说道：“习老板养得一副好身段，却得委屈在朱财迷家中，实是可惜得很。”

张大胆瞟了习娇娇一眼，叹道：“想习老板年轻的时候也是飘飘院的头号花魁，朱老头既然肯花十万两替她赎身，那就有她值二十万两的道理。”

曾老头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为什么当初我就没看透呢？”

张大胆笑了笑，道：“听说飘飘院近来又来了位叫飘红的女子，诗舞

歌画那可算样样精通，曾兄如果有意，何不给她赎身续进门？保不准，她比习老板还更能伺候人。”

曾老头眼睛亮了亮，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好提议，只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曾老头停了下来，欲言又止。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大口，面有难色地说：“只是我那家中最近好像很不太平。”

张大胆道：“是关于闹鬼吗？”

曾老头想了想，又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瞒张老弟，前日深夜，我家奉供地藏菩萨的神座下突然出现了大堆的纸钱。开始我也没在意，以为是哪位客人来店中挑寿衣时忘搁这儿了，让店里的伙计收起放在供桌上。可是，大概过了三更时分，奇怪的事就来了。”

话到这里，曾老头又停了下来，好像很害怕再说下去，双眼恐惧地瞧着张大胆。

张大胆急道：“后来发生了什么？”

曾老头沉默不语。

张大胆急切地说：“曾兄，你倒说啊！看把我急的。”

曾老头咬了咬牙，思想再三，终是说道：“大概过了三更时分，我那店中所有纸扎的小人，不管男女，尽都活了过来，它们成双成对地往门外走去，最后一个都没有回来。”

张大胆惊恐地睁大了眼珠子，好奇地看着曾老头，道：“他们都去了哪儿？”

曾老头道：“不知道，只看它们都朝街尾消失了。”

张大胆想了一想，好奇地说：“你说它们会不会都进了历家鬼屋？”

“历家鬼屋？”

和风，残月，寂寞的四平街。

残月穿透薄雾拉出两条人影，一名健硕的汉子，一名面容消瘦的长者，两人一前一后急急地在黑夜下行走。汉子空着手，双手很自然地在前后摆动着，老者手中拿着一壶酒，时不时地仰脖子喝上一口，虽然脚步已经有些晃悠，但一双精明的眼睛始终透着一道刀一样锋利的锋芒。

他道：“兄弟，我怎么感觉醉死酒楼的酒不但醉不死人，反而越喝越是清醒？”

汉子道：“你喝的是竹叶青，又不是三杯倒。”

老者道：“只有三杯倒才能醉死人吗？”

汉子道：“不错。”

老者有点后悔地说：“早知道就该来一壶三杯倒。”

汉子道：“那也不一定，竹叶青虽然醉不死人，却照样可以拿来壮胆。”

老者道：“我们真的非去不可？”

汉子看了看他，道：“非去不可。”正说着，二人已到了一户门前。

但见精雕细琢的红杉木门，鎏金明亮的扣耳大环，这一切，虽已残败老旧，但可以想象，当年这里是何等地奢华气派，单瞧门前那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子，便可见一斑。

两人同时停下脚步。

汉子拾来一条木棍，冲老者道：“曾兄，把你手中的酒给我。”

老者道：“张兄弟也想来一口壮壮胆？”

张大胆道：“小弟不需酒来壮胆，我只想将酒倒在这木棍上，等进屋时好充当个火把。”

曾老头摇了摇酒壶，仰起脖子大灌了一口，才极不舍得地把壶交给他。

张大胆撕下一截长袖，将它缠裹在棍子头顶，又淋上壶中所有的酒，才从怀中摸出两块火石敲燃了火头。

火红的光亮映在两人黝黑的脸上，扑闪出各自内心的沉重。

曾老头抬眼看到房梁下各样奇异的雕画，心底不禁打起了暗鼓。

他道：“张兄弟，你说这屋中会不会真的有鬼？”

张大胆道：“别自己吓唬自己，这世头哪有什么鬼？”

曾老头双眼死盯着紧关的大门，点点头道：“对，兄弟所言不错，这世头哪有什么鬼？”

突然，眼前的死宅中传出一阵女子的歌声，凄婉苍凉，悲惨绝寰，就像是她有莫大的冤恨无处述说，只能在这寂静的深夜唱给自己听。

两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给惊呆了，一时竟不知所措。

张大胆慌张道：“曾兄，你说这歌声是这里头传出来的吗？”

曾老头不说话。

张大胆又说：“你说她是人是鬼？”

曾老头还是沉默。

张大胆最后说：“要不我们明晚再来吧！”

他以为曾老头已经被歌声吓着，所以才会如此。

哪想曾老头却出乎意料地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哪有回去的道理？”

他夺过张大胆手中的火把，使力推开了红杉木门。

歌声戛然而止。

院中落满了枯枝散叶，几株年老的枣树遮盖了大半的庭落，正值八月时节，树上结满了青青待熟的枣子，尚有几缕清幽的桂花香味不知从何处飘来。

曾老头大踏步跨到院中，径直朝正堂走去。

正堂的门紧紧关着。

张大胆一步不离地跟着曾老头，心中暗想：“记得昨日夜里木头走的时候，这道门好像是开着的，今夜怎么又关得这么整齐？难道真的有鬼？还是有人躲藏在里头？如果是人，那她又会是谁？刚才的歌声是不是她所吟唱？”

带着满腹的疑问和好奇，张大胆反而忘却了害怕。

曾老头不作停留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停下来时，他的鼻子差点贴上了木门。

风从枣树顶吹散下来，到处都能听到破窗纸发出的“沙沙”的声音，张大胆凑近毫无遮拦的门框往里瞧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只有木头昨夜放里头的那口不吉利的小人棺，还折射着微弱的亮点。

他瞧了眼曾老头。

曾老头的脸略显苍白，双眼又透着那道刀一样的光，他把手搭上了大门。

张大胆屏下呼吸，心在急速地跳动。

他也把手搭了上去。

门被重重推开了。

只一眨眼的工夫，两人同时看见一只白得如雪的猫，坐在棺材上，眼睛发着深绿色的寒光，就像地狱来的使者，让人不禁一怵。

张大胆颤声道：“曾兄，你还记得我父亲是怎样死的吗？”

曾老头冷冷道：“吓死的，让一只神秘的白猫吓死的，就像眼前的这

一只。”

张大胆紧咬嘴唇，道：“二十五年了，想不到它居然躲在这里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你怎么肯定它就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只？你父亲走时，你还尚未出世。”

张大胆道：“感觉，我感觉它就是。”

曾老头道：“什么样的感觉？”

张大胆沉默片刻，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，冷冷道：“因为它不怕人。”

也许这算不上一个最好的理由，因为人的感觉有时候也很容易出错，就如他在老朱茶楼和曾老头说的那样，他说他感觉曾家的那些纸扎人应该是来了历家，可事实上，他们并没有发现。但这也不能说他就是错了，因为历家大宅有好几十号房间，或许它们就藏在某个黑暗的角落也说不准。

两人互望一眼，悄悄地朝白猫靠近。

气氛骤然紧张起来。

突地，身后响起一声暴雷般的吼声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两人都让这突如其来的吼声吓得一跳，回过头，木头站在院门的台阶下，手中拿着一柄劈柴的厚背刀，满脸惊恐地看着他们。

木头道：“张大哥，我不是告诉你别来碰这口棺材吗？它真的很不吉利，你们最好马上就走。”

张大胆露出一丝尴尬，他看了眼木头手中的劈柴刀，疑问道：“木头，你这么晚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木头望了眼他们身后的棺材，脸上的表情由惊恐逐渐变成痛苦。

他道：“我来劈棺材。”

张大胆惊讶道：“木头，你——”

木头打断他的话道：“张大哥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”

他抬头遥望着夜空，喃喃道：“我木头打小没爹没娘，是师父收留下我，师父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，把我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可是，自从有了这口不吉利的棺材，师父就卧床一病不起，所以，今天我一定要把它劈了，把所有的恶咒都移到我身上。”

张大胆只觉心潮澎湃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曾老头道：“木头，想不到你如此重情重义。”

张大胆心酸道：“木头，让我和你一起，大哥也无父无母，如果真有

什么恶咒，就让大哥陪着你一起。”

曾老头接着道：“还有我。”

张大胆看了眼曾老头，宽慰地笑了笑。

木头看着他俩，眼眶中禁不住滚下了泪，他动了动嘴唇，眼中满是感激之情。

正在这时，木头的脸突然刷地变得惨白，双眼死死盯住正堂的屋顶。此时已是后半夜，明月特别皎圆，像烧饼一样挂在上头，周围散发着毛茸茸的如玉一样的光芒。

木头从喉咙底发出了颤抖的“滋滋”音，就好像是从十八层地狱传来的惨叫声。

张大胆和曾老头站在屋檐下，他们不清楚木头到底看见了什么在屋顶上，他们的心底都浮现出不安的想法，同时呆呆地望着木头。

木头颤抖着声音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鬼，有鬼，屋顶上有鬼……”

他的声音虽然很轻，但二人却听得非常清楚。

“他说屋顶上有鬼。”

他们几乎同时箭一般地冲进院中，却发现那上面空空如也，除了那轮显眼的明月。二人狐疑地看着木头。

木头还是保持着那个姿势，呆呆傻傻，一眼不眨地望向那里，不知他是真看到了什么，还是月光给了他幻觉。

重新回到屋中，神秘的白猫已经不知所踪。

三人顾不上四下寻找，左、前、右围着棺材。木头手中紧握着劈柴刀，有点跃跃欲试。

这时，曾老头忽然提出个新想法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它劈了烧？挖个坑，埋了不是更省心？何况，那样也许就不用怕有什么恶咒缠上我们。”

木头皱了皱眉，道：“拿来埋不是没可能，但必须要符合一个条件。”

两人几乎同时问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木头道：“棺内得有一个活死人，而且还要非意外死亡。”

张大胆不解道：“什么叫活死人？什么又叫非意外死亡？”

木头道：“用道家的说法讲，一个人如果不明不白死了，他的内心就会聚上一口气，这口气会随时间的推移和外部条件的刺激而变得僵，僵就

是硬，硬了就会难受，死人一难受，就会活过来，用我们的话说，那就是僵尸。而这口棺材，正是可以用来养僵的棺材，棺材本身的邪气，合上死人的怨气，那就够养成一具威力无比的僵尸王。到那时，四平街恐怕就永无安宁了。”

张大胆后怕道：“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这次说话的木头，而是曾老头。

张大胆奇怪地看着他，他一直觉得，曾老头并不如外表看去的那么简单。就拿今夜来说，他说要来历家鬼屋查探时，曾老头先是很吃惊，后又表现得非常心慌和害怕，最后还提出要去醉死酒楼买壶酒来壮壮胆，但他发现，自打来到了这鬼宅中，曾老头反而比谁都要冷静。难道真是喝了酒的缘故，还是他一开始就隐藏着什么？张大胆暗想。

木头道：“曾老板有什么好方法吗？”

曾老头道：“干我们寿衣这一行，多少都懂一些邪门歪道，刚才木头兄弟的一番话，使我想起了历家大宅的主人历老爷。”

张大胆抢着说道：“曾兄，你认识历老爷？”

曾老头道：“我何止认识，我和你爹，还有历老爷，那都是活在同一年代的人。你爹突然去世的前一年，历家也发生了件怪事，这件事后，也就是你爹死前的三个月，历家七十八口人，加上家丁和丫婢，全在一夜之间离奇死亡，除了历老爷刚满月的小孙女至今下落不明外，尸体一具不缺。”

张大胆好奇道：“历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何会在一夜之间惨遭灭门之祸？”

曾老头道：“那还得先由一口棺材说起。”

张大胆看了眼木头，更加好奇道：“怎么又是棺材？”

曾老头长叹一口气，恐惧的眼神逐渐变得哀怨，兴许他并不想回忆起那段往事，但现在，他还是把它说了出来。

他说：“历家世代都是书香门第，祖上出过不少能人大官，传到历老爷，正好是第二十九代。历老爷膝下有三子一女：大公子历世富头脑精明，善于打理祖业；二公子历世贵性情爽荡，为人不羁；三公子历世祥是个傻子；四小姐历世瑞博学多才，可惜是个女儿身，而且生来就有些柔